国定路和政通路的浪漫

张国伟

国定路和政通路，是本市五角场地区有年代感的马路。在复旦东门口，它们呈丁字形相交，亲密依偎、倚靠。与复旦周边“国”“政”字头马路相比，这两条路资格最老——那些国权路、政肃路们大多修筑于日军占领时期，并于抗战胜利后改为现名；而国定路、政通路则定名于1929年，建成于1933年。国定路后来虽有延长（邯郸路至四平路段1984年才填河修筑），并不能遮蔽它“历史悠久”的荣耀。

作为“大上海计划”的辐射道路，国定路很早就设置了公交车站。1934年1月，上海市政府迁至江湾“新市区”（市府大厦位于今上海体育学院内），配套的公交车线路（宝山路到府前路市政府）同时开通，共设14站，国定路是其中一站。政通路虽然不设车站，却最早拥有西式洋房。1934年5月《申报》刊载的租房广告称，政通路“建筑坚固，纯系西班牙式，富丽堂皇，美不胜收……远绝尘嚣，邻近市公园、体育场等，环境优良，风景绝佳”。著名旅法画家赵无极少年时代就住过政通路，据他回忆，他父亲不愿住在租界，在这里建了一幢三层楼房，“房子很大，有大片草坪，一如西式洋房，花园也特别精致”。这幢房子，现在就在政通路54号五角场街道办事处内。

然而，两次淞沪战争，这一带遭受重创，多年元气难复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国定路、政通路荒蛮、苍凉。直到上世纪50年代，这里的“热点”新闻，仅有“国定路大队实现市郊‘一亩地一头猪’”“复旦生物系与国定路大队合作开展棉花丰产试验”等寥寥几条。据说，当年国定路上最早的“黑车”，是“二八杠”自行车，客人坐在后座木板上，从邯郸路到叶家花园（今肺科医院内），“票价”一角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在复旦读书，这里依然偏僻，人烟稀少。那时的学校东门，是窄窄的小门，只有一位门房把守，少有人出入。一到晚上，东门紧锁，四周一片黑灯瞎火，从五角场放映站看夜场电影晚归的男生，只能翻墙入校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，复旦东区（学生宿舍13至16号楼）在国定路东侧建成，复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也迁至政通路。学生进出校园，必经东门，国定路、政通路渐有人气。商家嗅出商机，在附近陆续开出酒吧、餐馆、咖啡屋和音像店等，“硬石”“故乡”“夏朵”“伊甸园”“2046”……店招前卫、诱人，光顾的学生不少。后来东区改为女生宿舍，男生禁入，被人称为“东宫”。“东宫”者，原为1928年建造的女生宿舍（毁于“八一三”炮火），住过“女生总管”毛彦文，走出过“校花”严幼韵、陈鼎如，神秘、风雅，余韵流传。东区得名“东宫”，名副其实，色彩更加浪漫：国定路门口，常有热恋情侣在夜幕下难舍难分；政通路围墙外，毕业季的男生会嘶吼崔健的《一无所有》；有一次，几位男生借着酒劲，竟将一架钢琴搬到国定路上，隔着东区铁门，与女生深情对唱“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”……那时，国定路、政通路的空气里，都弥漫着青春和文艺气息。校园里，学生诗人吟诵的，除了相辉堂的墙、3108教室的窗，还有国定路的落日和政通路的灯光。有一首诗，以“国定路”为题，主角却是“她”：“她跳上自行车，深陷的/三角形身体，几乎要被锋利的座椅，从中裂开/但厚厚的衣服，包裹她，她像/已经蒸熟的肉粽，在寒风中，黏稠，冒着热气。”（肖水《国定路》）这首诗，是这里的浪漫一景，充满画面感。

国定路和政通路的浪漫，后来还有意外结果。1998年底，《申江服务导报》推出“上海最佳情侣路评选”，一时惊艳申城。当年我在编辑部供职，至今记得其中几条评选标准。例如，树荫，“要浓密，像舞台帷幕。走进树荫，也就走进爱的故事”；灯光，“要适度，太暗，显得鬼鬼祟祟。太亮，没有层次，会将俊男倩女的轮廓拉平”；建筑，“最好有点欧陆情调，既浪漫又温馨”……最终，“外滩”“甜爱路”等毫无悬念地当选“最佳情侣路”。出人意料的是，在大量读者选票中，“政通路”的得票率也很高。评委惋惜之余，将它列入“上海待完全情侣路”，评语为：“旁临复旦大学，是校园的延伸，有文化气息。两旁的留学生楼和女生宿舍又给人许多遐想。”

岁月荏苒，我已很久不去国定路和政通路漫步了。有人告诉我，那个丁字路口的浪漫，现在早已转移到了大学路，我相信这是真的。不过，如果今天让我评选“最浪漫马路”，我一定会加上一条评选标准：有年代感，“既要时尚，也要有点沧桑；抚今追昔，才不至于沉醉、迷茫。”从这一点出发，国定路、政通路依然不会令人失望。

外出偷马

刘伟馨

《外出偷马》是挪威的一部剧情片，曾获柏林电影节杰出艺术贡献银熊奖。北欧冷冽、静谧的氛围，一开始就让我们身临其境：严寒天气、漫天飘雪，木屋前的老人，仰脸看树，随着摄影机下摇，是一片树林的全景。他说：“我这一生都渴望孤身一人呆在这样的地方。”老人叫特罗德，挪威人，住在瑞典超过四十年，三年前，妻子因车祸去世，为摆脱伤痛，回到挪威，隐退山林，独居于此。冷色调的画面，更添一层孤寂。特罗德在这里认识了邻居拉尔斯，很快他意识到，他们是熟人，年少时，他在父亲农场度暑假，拉尔斯是一个悲惨事件的主角——开枪误杀了他的孪生兄弟。

这是一部偏于文学性的电影，改编自获奖无数的同名小说。电影用特罗德苍老的画外音，通过不断闪回，在意识流动中，回忆自己十五岁那年的往事。老年和少年、冬天和夏天来来回回，虽然叙事线有点不连贯，但固定长镜头和快切交替使用，节奏忽慢忽快，让人物的心理和情绪得到有效显示。

和寒冷的冬天不同，挪威夏天的风景，处处充满着生机：薄雾、瀑布、水流、树叶、鸟鸣……少年特罗德和同伴乔恩一起外出偷马——不是真偷，而是偷偷地在树林里骑马。一路摇船渡河，水波清冽；草丛中，蚂蚁忙碌、野兔奔跑；天空，猫头鹰飞翔；特罗德跃上马背的姿势，说不上优雅，但生涩中透出勇敢和刺激，尽管他摔下马……夏天如画的景色，掩盖不了乔恩的反常，比如爬上老树，摔破鸟蛋、捏死雏鸟，还有发疯似的嚎叫。特罗德的预感成真，前一天，乔恩的父母委托乔恩照看他的两个双胞胎弟弟，他打猎回家随手一挂猎枪，不料，双胞胎兄弟在玩乐时，拉尔斯不知道猎枪子弹上膛，误杀了弟弟。这个场景被处理得令人感受强烈：乔恩听到枪响，跪倒在草地，与此同时，远景里是乔恩父亲从右往左朝着屋子奔跑，然后，抱着小儿子的尸体从屋里走出……

特罗德短暂的暑假生活，绝不止这一件令他铭记终生的事件，这件事，让他知道，生命的脆弱，最重要的是他和父亲的关系，“一个四十出头充满自信的人，这是我十五岁时对我父亲的看法，可他从我的生活中永远消失了”。这个夏天是他和父亲最后一次相处，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，可在特罗德往后的日子里，父亲总如影相随，他对人说：“我父亲是个很务实的人，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，如果我有一个实际的工作，我总会想，假如是我父亲，他会怎么做。”

父亲在挪威小城有家，有妻子儿女，可偏偏他以低廉的价格买下了偏僻的农场，砍树、伐木。特罗德与父亲算不得亲昵，似乎有某种隔阂，影片少见的温馨镜头是他和父亲一起在雨中洗澡。像所有懵懂的少年，他暗恋上了乔恩的母亲，而她恰恰和父亲有着亲密来往（二战时，他们同为抵抗军做事产生了感情），为此嫉妒和怨恨，直到知道真相后谅解。离开农场前，特罗德和父亲一起放木，一种自然运输法——让砍下的树木，顺着水流，流向下游的瑞典。当木头在河道遇阻，特罗德勇敢地下水疏通。父亲两次拥抱儿子，在他耳边叮嘱，一次在桥头：“这个夏天很棒，这就是人生，会发生很多事情，可以思考，但永远不要介怀。”另一次在特罗德摔下马后，“你受伤了吗？也许心灵受伤了，接受它，不再去想它，它没有任何用。”

在挪威小镇，特罗德有过每天等待父亲归来的期盼，有过父亲不归的恼怒，但当母亲用父亲运木头的钱给他买了一套西装后，他焕然一新。这个夏天，还有父亲，教会了他许多，他初到农场，怕痛，父亲用手扯拔带刺的荨麻给他示范：“痛与不痛，可以自己决定。”影片最后，少年特罗德张开双臂，触摸荨麻，然后切入老年特罗德注视双手的镜头，父亲的这句话让特罗德思索了一辈子，人生的痛与不痛，真的只能由自己体验，人完全可以做自己的主角。

读碟

秋临江南

杨忠明

关于“立秋”，东汉崔寔在《四民月令》中写道：“朝立秋，冷飕飕；夜立秋，热到头。”当下虽然已经秋临江南，其实离开真正欣赏秋景，枫叶染红，银杏叶黄，菊花冷艳，钱塘听潮，萧萧芦荻，阳澄湖蟹脚痒起，苏州人剥鸡头米的秋凉时节还有一段时间，沪人说的“秋老虎”因为“立秋”时三伏天还没到尽头，暑气仍在。现代人不怕“秋老虎”了，我坐在空调里喝一杯清茶，读一段马尚龙老师的《上海分寸》，学到一点做人与处世的“分寸”，心里顿觉无限清凉，傍晚，红日渐沉，窗外传来蟋蟀的鸣叫，梧桐树上飘落一片黄叶……

宋人刘翰《立秋》诗：“乳鸦啼散玉屏空，一枕新凉一扇风。睡起秋色无觅处，满阶梧桐月明中。”各地立秋的风俗不同，唐代、宋代立秋日，街头有人卖漂亮的楸叶，仕女把楸叶剪成各式花样，戴在头上。也有人用石楠红叶，剪刻花瓣，扑插鬓边。从前立秋，沪人全家围着吃西瓜，大人讲，吃了这只西瓜以后不买啦。立秋之后最后一批是崇明黑皮老虎黄瓤西瓜，我想，儿时立秋日吃西瓜，有依依惜别夏季之情结。清人《津门杂记岁时风俗》记：“立秋之时食瓜，曰咬秋，可免腹泻。”清代，有人在立秋前一天把瓜、蒸茄脯、香糯汤等放在院子里晾一晚，于立秋当日吃下，为的是清除暑气、避免痢疾。老苏州在立秋这一天还要吃碗冰冻绿豆百合汤，盐城北部地区传有“摸秋”习俗，立秋之夜，人们可以在蔬果园中摸一摸各种瓜果。无锡人讲，立秋这天稻田里的泥鳅就会在水里立直叫“立鳅”。还有乡下五花八门的“啃秋”，有人啃香瓜，啃山芋，啃玉米棒子，啃秋抒发的是农民兄弟丰收的喜悦。江南也有立秋食秋桃，吃完留核，等到除夕这天，把桃核丢进火炉中烧成灰烬，据说可以免除一年的瘟疫。旧时四川人立秋喝“立秋水”一杯，说是可以消除积暑。而川东人，立秋这一天吃“凉宵”，糯米煮粥后再冰冻，祈求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金华朋友呢，立秋日吃用番薯淀粉熬成羹状，冻起来，洒上糖、醋、薄荷，一种酸甜开胃的清凉糕。山东兄弟立秋吃“渣”，用豆沫和青菜做成的小豆腐，并有“吃了立秋的渣，大人孩子不呕也不拉”的俗语。有立秋这天以悬秤称人，看看一个夏季瘦了多少。立秋后还有吃肉、吃鸡、吃鸭、吃鱼“贴秋膘”的说法，把夏天身上掉的膘重新补回来。秋社，始于汉代，此时收获已毕，农民在此日祭神答谢。宋时秋社有食糕、饮酒、妇女归宁之俗。今天有些农村仍有“做社”“敬社神”“煮社粥”的习俗。绍兴地区的秋社为庆贺一年丰收，进而演变为民间文化娱乐活动。

天渐凉，我要到嘉定好友尹昊兄的私家花园“明徹山房”里作寻秋之行，听寒蝉、喝绿茶、剥红菱、赏盆景、观字画、玩石刻、看黄花梨书房家具，最好再来一阵秋风，下一通秋雨，感觉一下冷雨打芭蕉，湖石秋虫鸣，莲叶风翻卷，游鱼惊乱窜的江南秋韵，如能巧遇高博文、马尚龙在此举办苏州评弹演唱活动，那是中大奖啦！

沙漠之舟

丁飞龙

茫无际涯的沙漠走着驼队，叮叮当当的驼铃，可是与炙热的阳光碰撞而发出的？想念绿色，想念水源，金黄灿灿也会疲劳视觉。我坐着沙漠之舟，俯贴着它，感受它呼吸的时轻时重。每一步踩踏，都有一团沙尘扬起，艰辛铺满了整个沙漠。

体验沙漠里的跋涉，骆驼是我的依赖。彼此目光的交流，在它双膝跪地让我跨上驼峰之间时，就已有了。一步一步，将沙漠里的沉闷一点又一点迈过。我回想起一个比喻，是形容吃与喝的，叫作像骆驼一样的肚子。也许是吝啬让它吃下去的干草太多，让它喝下去的清水太多。然而它吃喝了一次，就要艰辛地走上十几天呀！它心里该有一条不会干涸的江河，它心里该有一座永远囤积得满满的粮仓。

骆驼驮着我在沙漠里走了几公里，在我心里留下永恒的铭记。

云水山居（布面油彩） 任鸢

中建铁军的时间魔术师

君 天

采访吴洲，是在台风“烟花”过后的礼拜三。出门时还飘着小雨，来到工地办公室时已经有了小太阳。

1986年出生的吴洲，属虎，有着广西人常见的中等身材，言谈间透着一种沉稳的干练。他从2009年7月毕业就入职了中建八局，如今已有十二个年头。

两港大道（S2-大治河）段，北连同浦东国际机场，南接洋山深水港。这段快速路，全长约12.8公里，是将临港新片区和世界联系得更紧密的关键节点。在这个项目启动的时候，被要求整个工程必须在406天内完成，而常规来说，同等规模的工程至少需要500到600天。

开工的头一个月，连续两任项目经理因为工作难度太大而选择放弃，这时候吴洲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。

“你毛遂自荐的信心在哪里？这项工作最大的难度是在极短的工期内完成，你是有什么时间管理的魔法吗？”坐下来后，我问出了心头疑问。

吴洲很认真地对我说：“之所以毛遂自荐，是因为作为公司的管理者，公司的项目出了难题，就必须要参与解决，或者说就是要亲自上阵解决。”

没想过要做时间魔术师，吴洲是个踏实务实的管理者。他认为，自己最强的是“项目执行力”。执行力具体来说，就是用热情感染团队，用细致的计划来推进工作，用个人的担当来承担责任。

“两港大道”这个项目大家都知道必须完成，但其实没有人知道，这项工作具体会如何完成。但是吴洲有着不服输的信念。这种性格是他个人的性格，也是来自铁军传承。把项目细致化，把所有的指令精细化，长达12.8公里的工程，是一寸寸地做出来的。

在一开始就把计划细化，对关键线路逐一攻克。吴洲给我举了个工程管理的例子，比如说建路要打桩，几千根桩在业内一般的意识里，认为要用两个月才能打完。吴洲让大家换个思维方式，如果说一台桩机一天只能打一根桩，那是不是有一千台机器，就能做到一天打一千根桩。同时上一千台机器当然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工作面容纳不下。但是打破常规思路，把方案合理化，将可能性、性价比等问题一一解决，就一定能找到正确答案。

后来，在工程开展的时候，一个承台一台桩机，也成为项目的一道风景。

工人一步到位，器械一步到位，材料一步到位。“三个一步到位”，就是吴洲的工作守则。

对项目管理的要求极度细致，我很好奇，这是不是和吴洲的家庭教育有关。

吴洲出身于广西的农民家庭，小时候种过地放过牛。他说，二年级的时候，爷爷曾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，长大了得考个中专才有工作分配。爸爸觉得，怎么也得考个大专。他自己则暗下决心，我要考重点大学，不是什么中专大专。吴洲说，他的梦想本来是成为科学家。

虽然没有成为科学家，但是吴洲有一颗关注科技的心，而这次也有机会用到了项目上。在这段工程里有一座很重要的桥，叫“跨临港大道景观桥”，远望过去好像一只振翅的飞鸟。施工时间短，桥梁合龙又必须一次成功。虽然经过了精密的计算，又有着高质量技术作保障，但项目团队还是很担心。因为这座桥算是临近工期结束时，最后一个关键节点项目了。

吴洲日思夜想之后，想出了一个3D测量的方法，通过使用“三维激光扫描仪”来确定合龙方案，用这种高科技来保障桥梁合龙顺利进行。这是在桥梁建设中还极少被使用的一项技术。

正是对所有的工作，都抱有一种“细致到极致，不打折扣的执行力”，才能一秒一分的将时间抢了下来。吴洲并不是时间魔术师，他是我们千千万万中建铁军的代表，正是有了这样的劳动者，我们的祖国才越来越美好。

十日谈

奋斗在滴水湖畔

责编：吴南瑶

海归父子同心在临港创业，为实现中国梦奋斗着。